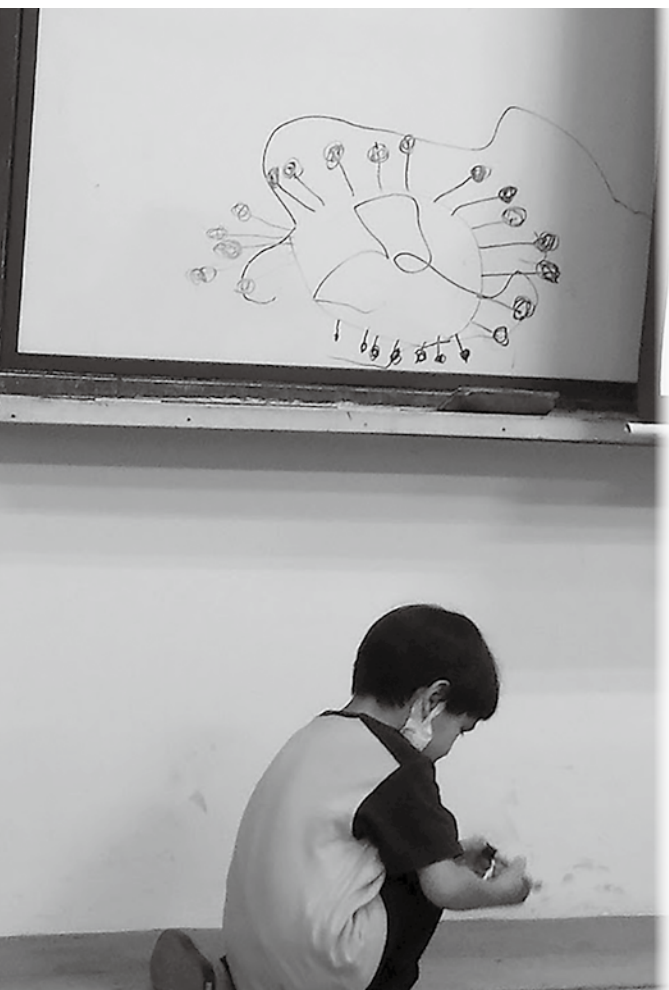


對故事冊 《和新型冠狀病毒說 Bye Bye!》 講起

愛有電子顯微鏡才看有冠狀病毒；台語的世界也需要台語才有法度入--去。

文、圖 | Ông Bí-su / 台南神學院傳道師



阿魯畫的病毒。

就佇武漢肺炎疫情嚴重的時陣，我的囡仔阿魯 (taⁿ 5 hòe) 的幼稚園，tú-hó teh 推故事冊《和新型冠狀病毒說 Bye Bye!》來做衛生教育。伊非常 kah-i，逐日攞愛我讀一遍到兩遍。而且，伊閣畫出來，hō 神學院 ê 大漢哥哥 kap 姊姊 ioh bí-chhai，因為畫 kàu 真成，所以 in 真 kin 就 ioh 著答案。

故事冊一開始就講雖然看袂著，總是無代表無存在。Chia-ê 病毒四 kòe 攞是。sòa 接，故事引 chhōa 囡仔，m̄ 是看袂著，是愛用 tiòh 的工具——電子顯微鏡來看。佇這個新的鏡頭下面有一个新世界，佇 hia，所有的病毒 m̄-nā 看會著，閣真清楚，而且每一隻病毒攞有家己獨一無二的面。

然後，作者講起病毒會四 kòe 去旅行，會對人的喙、鼻 khang 入--去，hō 人加嗽、流鼻水、發燒、痠疼，嚴重的閣會有性命的危險。病毒旅行需要有交通工具，就是通過人的喙瀾、鼻水 kap 公眾聚集，而且閣無掛喙罨。當 in 四 kòe sng，人閣聚集做伙無做好保護，就會做伙破病。

故事到 chia，有一个轉變：醫生、護士 kap 科學家好好照顧病人，研究預防射。病毒家己也講，阮 chiok 驚的代誌是有人掛喺罨、殷勤洗手、環境消毒、健康生活方式。最後，閣問一个問題：「Án-ni，你知影欲怎樣做才 m̄ 免驚 goán（病毒）？」

通過故事冊的反省

這本故事冊 hō 我真 chē 的思考，一方面是內容，一方面是語言。

作者是用病毒的角度來講。囡仔是讀者，當 teh 讀的時，病毒 m̄ 是一个伊，是你 kap 我的對話。這種做法，m̄ 是 kā 病毒當做恐怖 á 是愛去消滅的對象，反轉 hō 讀的人用一種和平的態度來認識、了解病毒，以及愛怎樣做才 thang 避免病毒的影響，袂破病。

通過故事的形式，阿魯一擺一擺讀，也學習著 m̄ 是看袂著，就無存在。伊會用「chiok 強」來形容病毒，總--是無驚惶。面對病毒，其實咱有會得做的代誌。病毒就是咱生活中的一个必然的存在，怎樣保護家己袂受傷害，才是重點。

M̄-kú 對我的挑戰就是怎樣用台語來講這個故事。雖罔我決意維持母語家庭，遇著這欸醫學、公共衛生的議題，真 chē 台語語詞我 bōe-hiáu。有一陣真想欲放棄，用華語 tō 好，為啥物欲家己 giá-ké？總--是欲怎樣看著病毒世界的畫面 hō 我感動。愛有電子顯微鏡才看有冠狀病毒；台語的世界也需要台語才有法度入--去。這個世界 m̄-nā 是過去，閣需要開展到今，才會有未來。

總--是台語的世界 m̄-nā 有語言的豐富，

hit 內面閣有祖孫的感情聯繫、身分認同、歷史的記憶，以及 hō 咱 thang 算上帝佇台灣通過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拯救 kap 見證的 kha-jiah（對 1885 年到 1969 年，hit 段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使用白話字做紀錄的時期）（註）。

做伙思考：

1. 為啥物欲 kap 囡仔講母語？Kap 囡仔講母語哪會 chiáⁿ-chòe 一个議題？
2. 欲 án-ni 做的時，會遇--著的困難？欲怎樣解決？
3. 失去白話字，就失落算上帝恩典的一个工具，這欸的講法，你 kiám 有贊同？為啥物？

附註：

Pèh-ōe-jī 佇 1865 年馬雅各醫師 (James L. Maxwell) 來台灣的時，就已經開始將這欸的書寫方式帶入來台灣。總--是真正用白話字做文字媒介、教育信徒，傳播福音的，是巴克禮的功勞。通過 1885 年創辦的《台灣府城教會報》(Tâi-oân-hú-siáⁿ Kàu-hōe-pò、今《台灣教會公報》)。除了台灣教會公報，到 1880 年代的時，無限制佇基督徒，佇民間也流傳使用。一直到 1969 年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禁止使用白話字以前，台灣教會公報 lóng 用白話字來寫。所以，失去白話字這個工具，佇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歷史的理解頂面，會造成真大的隔斷 (keh-tīng)。



【編者按】本文影音檔，請掃描QRCode。